堅瓠集

堅瓠秘集卷之六目錄

唇語　善斷
朱司理厚德　八條絃
士魏　爲閻
号函好重　鞲爐
孟嘗食客　中郎有後
供務枝　鼻祖耳孫
楩户　西王母考
穴中龜蛇　肉塊

蔣侯茅司徒　血逆流
女請代刑　想當然
古人自守　圓解
知足　飲酒賦詩
二氏廢興　千佛寺
剖心觀胎　鬼眼
足下罌子　一身是膽
長頭長脚長舌

堅瓠續集卷之六

長洲石農褚人穫學稼纂輯

秦檜日受鐵鞭

子菴雜錄秀水張恭錫先生胥徵自述爲諸生時夢入岳王廟王待以客禮既而辭出聞廟後樹林中哀號聲往視之見一囚反接于樹一力士執鐵鞭鞭之張問何人囚曰吾秦檜也岳王法令每日受鐵鞭一

百公幸與王善能爲吾乞免今日百鞭乎張諾之復入謁王而王已預知其意不復爲禮怒叱曰汝向與吾同事吾被檜賊害汝亦幾不免今何得昧前因而反欲爲賊乞哀可速退姑貸汝張惶懼趨出再過林中則見執鞭者又增一人謂張曰王怒公爲因祈請令今日加鞭一百張大驚悸而寤明日猶面熱背汗急往廟拜謝幸無恙

冥王延師

張恭錫嘗于病中夢兩青衣使者持紅帖邀至一大府第云是冥王府遥望堂上冥王端冕執圭坐其身大如世間所塑金剛侍衛森嚴不能仰視使者令張且閉目俄而開看則王已縮小如常人服常服侍衛俱退左右止數人揖張升堂叙主賓禮曰欲暫屈先生為館師訓吾一子作制舉義

以便異日取科第耳張曰王子當自有世爵安用科第王笑曰即吾亦不免輪迴入世作公侯況吾子耶引張入館室呼二子出拜師子年可十三四甚俊雅王命以項仲昭煜刻稿與讀謂其文尖穎長人神智但張爲講解二子殊聰敏恍惚聞覺坐館之日已甚久一旦王開筵謝別酒肴極豐而張不[illegible]飲食王亦不相強謂張曰先生

自是科第中人但艱於得子吾今贈先生以兩子顧左右捧一金盤來盤中坐二小兒長不及尺宛如粉孩王曰以此酬師足矣卽命前靑衣使送歸張頃刻至家遂醒身已僵臥兩日矣自是病愈後果得二子

杖卷

張恭錫于崇禎庚午之春至于忠肅公廟祈夢問秋闈獲雋否夢入闈試畢以三場

文卷一總投納收卷官乃其受業師已故蔣姓者閱之嫌其文不工擲卷于地命每卷各杖三十張旁晛自歎吾文不佳致辱及卷慚憤而寤竊計今科必不利及秋榜發中第九十名蓋三卷各杖三十共九十之數而本房座師乃餘杭知縣吾鄉蔣雉園先生燦也與所夢蔣師姓正符合甲戌成進士授閩縣令歷部郎

兌卷

遂安方渭仁先生象瑛健松齋集記部司馬南和楊仲延繼芳初任和州知州康熙丙午苦病冬至夕忽昏迷見一隸執柬相邀須臾至一府第主人常服延入序賓主畢俄青衣投一刺楊竊覷之上書通民周仁主人遽起出迎周至則皤然老翁也讓坐之頃楊推周高年周亦遜楊官長主人

乃謂楊公年尚少此席應屬周君坐定主人出數隸畀二卷箱至曰此明年春闈卷也屬兩公詳定楊因問閱卷舊例隸曰不必閱以天平較其輕重重一斤者爲合式十三四兩次之十兩以下則不入格矣於是楊與周取平馬較兌得一斤者五十餘卷餘重十三四兩不等兌畢隸送楊歸則漏下五鼓矣家人環守榻前病遂愈

查勘司

康熙初吾蘇書生顧某居平奉佛又善扶鸞偶遇龍樹王菩薩降乩授經一卷皆勸人忠孝無異儒書後每運乩默誦此經諸薩立降言休咎奇中端午日生被酒晝臥忽夢冠帶坐公堂侍衛嚴整吏進文書云陰司新勾到人犯候點名起解見數囚伏堦下聽點中一女囚裸形不著一絲視之

郎其姊近日暴亡者也生念公堂不便認親但問女因何得裸體吏云此係無爲教中人陰司例不許穿衣生叱云太褻瀆令後改例穿衣吏方唯唯而顧視其姊已衣矣點名畢開堂頭鼓聲衆忽不見生自省我何遽爲陰官郎脫冠帶置案上疾趨下堂回看堂額乃查勘司法堂五字因誦龍樹經信步行至一處山水明秀鳥獸花木

俱非人世所見有數老僧或坐或立一僧呼生使向池中洗手水清見底生方掬手欲洗忽見水中現一龍頭驚悸而寤明日請龍樹菩薩降乩書云陰官得游佛境幸甚水中所見者即我也何必驚怖生問吾身後得歸佛境不亂云且完查勘司事更圖後緣生自此忽忽不樂至來年端午日無疾而逝遺言以龍樹經爲殉惜其不傳

賜奴婢

見聞錄石首袁榮襄公宗阜為世廟日講官數陳明德上喜欲賜家奴女婢各六人初榮襄爲興府長史時中酒晝寢夢一美姬扶床跪請曰妾備末李白洲下陳今願侍相公惟渥袁夢覺異之召黃夫人語焉旣而李以黨宸濠敗妻孥沒入官手是榮襄所受女婢李姬果與焉宛然夢中人也

梁未央大度

亦巢偶記梁朝鐘字未央粵東番禺名宿也內閣洪承疇慕其名聘致幕中甚相得一日洪有他行以夏楚付梁俾無論男女大小有不法即以治之既而一妾有犯梁竟責之妾之弟悍少年也以辱其姊大恨必欲殺之梁知不免告曰僕子爲一家書當就死少年持刃待之作書未竟家人報

洪歸矣少年驚而逸去及粱見洪並不及此事後別洪歸路逢大盜即少年也見粱大喜曰我欲殺君竟不向主人言之眞爲可敬厚有所贈粱固有大度此少年亦非尋常人也

易頭腹

今世說宜興周立五啓雋弱冠時額禿高兩顴過而禿而有稿色鄉人竊笑之曰此

黃冠相耳立五聞之若弗聞也年三十二
猶囙童子試偕其父荆南旅宿南城外倉
橋側夢中見一緋冠絳衣人右手操刀左
手提一人頭鬚髯如戟至榻前易其頭去
以手所提之頭凾其頸立五大驚持父足
疾呼及衆手摩之頭如故凛凛者累日未
幾面顴漸高兩顧骨漸豐鬚髯鬑鬑然日益
長越年餘又夢一白鬚老者冠緇冠執長

尾塵隨一金甲人曰請吾來易爾腹語訖金甲人抽所佩刀啓立五腹出其臟腑滌濯而復納之既納以方竹笠覆其腹上取釘錐釘四角立五夢中聞響聲丁丁而怪其無痛也釘畢白鬚老者揮塵而祝曰清虛似鏡原本無塵忽釘與笠豁然有聲立五遂寤自是文學日進順治乙酉丁亥歷試兩闈皆獲售官侍講學士

海中黑孩

南通州邊海鎮臺諸公遒有馬一二百餘放青海口司牧者毎見群馬驚躍望內地而馳者不一次群牧疑爲盜馬者遂早晚候之選駿騎沿海從外躡之者數矣並無人迹逮後方得一小黑孩從海中出則群馬爲之奔逸也牧人共縶得之以進諸公諸公即着衆牧豢養之無何便逸去始則不食

纔而知餓勉食粥飯嚴寒衣之衣亦衣漸識人言久之亦遂能人語但其肌膚純黑眼珠綠而齒殊黃若五官則盡與人同四年之久防閑者亦疎因長夏無衣復逸入海而不知所之想即鮫人之類歟此乃齊門司閽張瑞石所親知目見者

秦女將健兒

哤語石砫司女將軍秦良玉部健兒名來

狩者精擅鳥銃百發不失一方泰師抵渝隔江望見張黃蓋者循女墻坐遽命彈之狩應手一發中執蓋者并仆其坐既復潛渡依城仰擊連中數人城中出鐵騎衝突兵多覆溺泰悔失狩謂即千金吾不與易也亡何附船柁歸身面中數鉛然不死泰以自食金匕箸食之仍犒以白鏐一鋌

巨神阿長

韓莊張天護佑夜夢巨神呼令長長因諫身展足抵隣籬爲鄰媼驚止嗣是長八尺餘長髯肥軀過城市入鏡聚觀馬不得行佑仰攀卓楔脚束馬上去地二三尺衆駭服嘉靖元年山東礦賊王堂流刼歸德布城諸縣申陽兵使者往勦令佑控馬猝遇賊孔裳店佑執大屋梁據高阜呵賊辟易就擒以貧不願官受賞而歸壽終於家

刀筆

如臯有一善刀筆吏見石莊司巡檢申文內稱巡檢司弓兵某某等拏獲巨盜若干名因語之曰弓兵獲盜于官何與文已將拔不及簒改索其五金乃于司字傍直添一筆爲同弓兵某等獲盜申文上而巡檢得旌矣又郡有三童子交毆而斃其一官擬一人抵死其父欲爲申辨袁武生語之曰

爾第酬吾多金可片言豁也與之因書牘云三嬰戲毆非姦非盜非仇六手交加一死一生一抵上司見而釋之眞刀筆也

狡僧

萬曆中憲副李某素不喜緇衲守湖州時一日出行有僧持十金一緘闌告道左謂得之拾遺故上獻以懲示給李高其行命住持某寺董修殿之役出疏自捐百金湖

屬得數千同事胥耆鏑之篋笥鬻材焉工業有月矣會李坐堂有蒲伏堦下能誦其緘書筆迹合一李亟命以遺金還之信禮愈甚已乃僧忽他出數日不返探其篋笥空空如也蓋十金書緘亦被僧埋伏之術臨行一併脫去矣

神鬼有靈

萬曆丙辰五月初二贛州城外水發嵩女

墻數丈沿江大廈巨礎胥付洪濤城內至没樓脊有業酤者憑几樓上子母忽水湧去至萬安縣百家村倚據几無恙也城東三十里有儲潭廟水發之先廟神見夢于廟祝令移像至山絕頂去原位高數丈水果及所移地而止又一泥塑鬼卒乘流東下顏面剝落越數日遡流而上仍立於原位衆異之重加裝飾孰謂土木偶無靈哉

屠語

萬曆中如皐冒汝九之廬州城中多屠驢者黎明方猶櫛一衛突入牀前問之將就死地急持金向屠祈贖屠業淋漓攜頭顱至矣冒戲之云郡名廬何得屠驢屠荅云未聞公維揚不宰羊也冒爲之語塞

善斷

萬曆中直指姚公世所令江都時有兄弟

以家貲搆訟者其兄以百金托一貴人為居間公廉知其狀暘領之比庭鞫日訊其兄曰若與貴人有何瓜葛則以父黨之中表對公曰若弟獨非其中表耶胡獨為汝地即吾憐若弟貧公斷亦未必即百金也若何吝于弟而他是圖趣令如數取金畀其弟而置其兄兄窘貴人慚而服之

宋司理厚德

萬曆乙卯韻郡宋司理名懷祖者蜀之富順人遇直指按部訐訟奸民競砌單欵以害良儒示為甄覈郡前紿之曰若盡投牘此中吾且為彙呈也投者幾數百紙比直指放吉過日則盡付一炬矣越三年其子喈吉弱冠舉蜀榜之第六名

八條絃

琵琶四絃京師東院陳妓雙彈合調都人

謂之陳家八條絃如皋宗孝廉羅中曾攜千金於都門買一軟書亦陳姓其名爲一軸畫又南京院妓有一串金亦的對也

土麴

江西餘干縣有一酒家嘗施一道人酒不索酒錢道士曰吾有以報之引至一處指其土曰此可代麴爲酒歲省造麴若干緡也至今其土取之不竭

爲園

或問爲園之道於沈石田石田對曰多種樹少起屋又長與盧仲甫秉常訪蔣堂堂方爲園謂秉曰亭沼初完恨林木未就耳秉曰亭沼如爵位一時遭際或可得之若林木非培植弗成正如士大夫立名節也

號因姓重

宋支文山節義凌霄名重古今宋道士方

方壺善詩書名著一時又萬曆間楚人方方壺名尚贇亦善書吳郡文文水衡山太史子檀詩畫名文文起亦衡山太史曾孫壬戌鼎元入內閣羅羅浮金陵人工書法石石洞名淮江浦人與莊定山同榜由詞林爲督學年二十六七即致政歸漫游名山不知所終以嘗讀書石洞菴故號石洞近錢塘吳吳山亦以詞藻見稱

竊爐

畫墁錄宋與北人誓兩界非時不得葺城堞李元則知雄州欲展城無由因作銀爐寘城北土神祠一日使人竊去因大喧鬧蹤跡去來辭連北疆紛紜久之遂興工起築今雄州城北是也語云行陣之間不厭詐偽弦高誕而存鄭子囊北而全楚元則誑而固圉機心機事時有用之而濟者蓋

亦君子所不諱也

孟嘗食客

列士傳孟嘗君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馮驩彈鋏歌無魚蓋求為中客也以市義事卒為上客○青城南佛寺相傳為孟嘗宅向有鑊釜在其所用以待食客者封氏見聞錄鑊大者容四十石小者亦三十石釜可受七八石

中郎有後

晉書羊祜傳祜蔡邕外孫討吳有功將進爵上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爲關內侯則中郎未嘗無嗣而蔡克別傳亦云克祖睦蔡邕孫也克再傳爲司徒謨則中郎後裔且蕃盛於典午之代何得云無嗣哉○代醉篇羊祜父道先娶孔融女生子發後娶蔡邕女生承及祜道發與承俱病度不

能兩存乃專心養姿承竟病死邕女之賢如此而後漢蔡邕傳無聞列女傳止載文姬沒胡中生二子贖歸重嫁董祀事而亦不及乎道之婦史失去取甚矣

供荔枝

漢孝和時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驛馬晝夜傳送至有死於道者時唐羌上書以爲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壽

詩罷之見謝承漢書又金史載世宗時亦遣近荔枝以諫議大夫黃久約諫令罷之然則荔枝之獻前有漢宮後有金室不獨始於唐家所謂一騎紅塵知道荔枝來者特以妃子之故遺訊史冊耳

鼻祖耳孫

鼻祖始祖也黃山谷詩云鼻祖以來傳父兄許旌陽服氣書云人受胎於父母其生

始成鼻故鼻云祖今畫家寫照畫美人俱從鼻始鼻祖可對耳孫前漢書惠帝紀上造以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應劭云耳孫糸孫之子也言去高曾遠但耳聞之也李斐云耳孫曾孫也晉灼曰耳孫糸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顏師古曰耳音仍以爾雅有仍孫無耳孫故也然以義揆之宜讀本音爲是

鞭尸

史載吳兵入郢子胥求昭王不得乃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申包胥責其已甚張伯起謂鞭尸者伯嚭報誅伯州犂之讐而史傳以爲子胥者蓋以子胥不禁鞭尸責在元帥此春秋責備賢者之義及閱穀梁傳疏云春秋說文謂子胥鞭平王尸血至踝按平王之卒至是已十餘年而言血

流至踝者必無之事也或者子胥至孝所感天使血流以快孝子之心乎然血流漂杵載在周書孟子猶云盡信書不如無書安知血流至踝非好事者爲之哉又吳地記云越軍入吳臨江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盃動酒盡似謂子胥快心越軍之入者恐忠義如子胥雖死忍見吳社墟哉盃動酒盡亦事之未可信者

西王母考

爾雅西王母乃西方荒僻之國賈誼新書堯西見王母訓又漢貳師將軍西伐宛斬王母寡之頭據此則西王母猶國名女𩔖人姓胡母其實非婦人也而以西王母為婦人者由汲冢周書穆王乘八駿西巡狩宴瑤池而王母捧觴又漢武外傳以七夕會于甘泉王母捧仙桃而下山海經西王

母梯几而戴勝杖其南有三靑鳥爲王母
取食又有三足烏主給使在崑崙之墟郭
璞註穆天子傳曰西王母如人虎齒蓬髮
戴勝善嘯是亦奇形怪狀未聞有仙桃瑤
觴美人侍女綽約流盼之態而世乃繪圖
以祝人壽者本於甘泉賦想昔玉母欣然
而上壽之句涇州回山有王母宮陶穀撰
紀欲躋之祀典流傳至今遂爲勝事也

穴中龜蛇

夷堅志慶元二年三月泰州韓羽建墓正晝間見一紅裳婦人一皂衣髯翁從山而下異之歸語其妻徐氏徐夢所見二人跪於床下婦曰妾與翁在山五百餘年矣今日方遇主人無以表勤敬獻微物捧出紫囊中有所盛徐接之而寤手內有所執呼婢點燭視之見是紫袋中包一龜摇之有

毀擲之於几明日韓復入山夜夢徐又要二人跪稱曰昨與娘子一飯七粟在內可鑽開取食生七七子爲國家棟梁如年耄可與媳婦服亦生七七孫聞來曰開金穴如見委等不可殺害徐曰汝等在何所曰盡在穴中一長一尺八寸一高三寸徐驚覺以告其夫明日於土內得一赤蛇長尺八身紅如金一龜高可三寸身綠色韓以銀

盆貯之捧歸藏於厨翌日啓視餅所見矣

○宋吳璘之制蜀也以焚金坪叢茂見烟燄中有黑氣從東南去則逆曦生時也後以叛族傳方正學之父亦焚穴八蛇醜忠逆不同而亦族則一不如韓羽之爲得也

肉塊

搜神記新莽時南陽市中生一肉塊斫刺不入以問費長道後漢又費長房道曰此物一名

廟一名伏中有鐵券長二尺六寸云王家袁劉家當興須得七歲女子尿之可開也乃試之果然又魏志載公孫淵時襄平北市生肉塊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占曰有形不成無體無聲其國滅截記劉聰時流星落平陽北十里視之有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臭聞於外肉傍常有哭聲生肉之異大都亡國之徵

冥報

諸書所載白起李林甫曹翰秦檜等歷劫爲猪牛受報宜矣若隋書李士謙傳鯀爲黃熊杜宇爲鶗鴂褒君爲龍牛哀爲獸彭生爲豕如意爲犬黃母爲黿宣武爲鱉鄧艾爲牛徐伯爲魚鈴下爲烏書生爲蛇云皆佛家輪轉之道又宋虞仙姑謂蔡京見大貓蹲踞榻上撫其背曰此章惇也廣聞

錄載隆慶中京師顯靈宮道士買一魚腹有秦白起要四字果報錄載萬曆中武林一士夢冥王判秦檜爲龜云刳剔以償夙孽鑽灼以罄餘智後江上漁翁網得大龜腹有秦檜字說儲載宋天聖中侍中馮拯薨錫慶院側人家生一驢腹下白毛成馮拯字馮氏以金贖之但史稱馮拯氣貌嚴重頗得大臣體不知何以得此譴也

呂霈

見聞錄新鄭高公拱修華亭徐文貞階之怨其下遂有承望風旨者徐族幾碎文貞作書達之新鄭時文貞之客呂霈號水山唐棲人老而負俠腸僞爲徐使者持書而謁新鄭新鄭與之酒食不敢以勺粒入口哀號泣訴達于新鄭之內夫人以至乳媼女婢無不感動皆爲文貞潛解之而新鄭

意亦稍解文貞之得全呂需之力也新鄭荅書詳載見聞錄中

土鼓鳴冤

見聞錄嘉靖中沈青霞之子襄相嵩逮之獄必欲致之死襄居獄以土造鼓矢之天曰此鼓若鳴則我父子之冤當白鼓成擊之不鳴則又擣土爲之如是者歷幾年一日鼓成果有聲適嵩敗得出獄

顏邦直

夷堅志弋陽丁頭巖農夫何一傭工於添公鎮顏邦直家三歲工滿辭歸相去一程聲問不通慶元二年四月何在田插稻忽見顏當前立何識故主升壠上揖顏曰可伴我行何即隨去半月不反何妻齊氏使兒詢於顏家其子孫曰我家三郎下世已一十九年如何要何一使喚兒歸述其言

杳然不復可求四年正月何忽還妻問其
因依曰二郎帶我去游廬山徧歷諸寺去
歲四月到蘄州蘄水武三郎家武留宿二
郎謂之曰君之妾桂奴是生身活鬼其所
拾一子方七個月亦是怪魅武命桂奴至
扣審其事桂奴顧二郎曰汝道我非人爾
亦是無身之鬼脫嫌何一往來五千里使
何妻見想念二郎荅云我雖無身然賴生

前看虔人經有功故得逍遙自在我欲扳虔何一起生離苦豈是害他椎奴無以對郎抱拾得之子走向厨中途不見二郎向要挾我游大孤山我不肯因歸妻大驚二月間何一在田中又見顏來呼遂死

賜無畏

唐時每恩及功臣多云賜無畏幽閒鼓吹裁裴休在相位一日奏對宣宗曰今賜卿

無畏有何貯畫言乎韓偓金鑾密記云面處分自此賜無畏又云已曾賜無畏卿宜凡事盡言其言淺鄙不知所起予意疑即孟子所引泰誓王曰無畏寧爾之意說備謂出自普門品經云是觀世音菩薩于怖畏急難之中能施無畏故此娑婆世界皆號之爲施無畏者此云賜無畏蓋借普門品語更施爲賜見其恩出自上耳

年號仍襲

南唐賊張遇賢宋貝州賊王則睦州方臘俱改元永樂金賊楊安兒及元出帝阿速吉八並改元天順雲南賊段思廉宋西夏賊李遵頊俱改元正德魏元法僧梁王琳立永嘉王蕭莊稱帝俱改元天啓至正戊戌紅巾賊徐貞一陳友諒陷江南下吉安亦稱天啓又郭青螺集中載萬曆初泰和

人掘地得一銅法馬如月樣上鑿天啓三年置乃知永樂天順正德天啓皆前代僭竊年號而明代四襲之宰相不讀書匪獨宋初也○按正德改元後吏部尚書馬文升試士因出宰相須用讀書人題以譏劉文靖健謝文正遷而隆慶之號雖不犯重至改隆慶州爲延慶衛改隆慶殿爲慶源殿時當國者徐文貞階不得辭其責也

正字紀年

朝家紀年多以正字爲諱如魏齊王芳之正始高貴鄉公之正元梁武陵王之天正金煬王之正元正隆金哀宗之正大元順帝之至正並爲亡徵明英宗之正統遂至北狩武宗之正德卒至乏嗣雖不失國終非吉兆蓋正字以一止爲文故也

蚺蛇油

庭聞述畧明武宗初年嘗宿豹房劉瑾等以蚺蛇油萎其陽是以不入內宮蚺蛇幾年萎加之後西幸悅劉妓甚寵之呼劉娘娘然在途諫帝幸浙且促回鑾與有力焉

兩太宰嚭

陳太宰嚭檀弓註云太宰至之子孔穎達云與吳太宰嚭名號同而陳太宰博聞強識多有所言兩大宰嚭何忠佞星淵哉

看殺

晉衛玠美丰姿從豫章至下都觀者如堵玠體不堪勞遂病死人謂之看殺衛玠蘇子瞻自海外歸度嶺時病暑著小冠披半臂坐船上夾運河千萬人觀之子瞻顧謂坐客曰莫看殺軾無何亦竟卒荆溪將屬纊時對僧惟琳曰西方不無但个裏著力不得便見子瞻大得手處恐衛洗馬未必

有此見解

來虞子

隋來護兒以武畧任將帥而其子亘濟兄弟相次知政事學士虞世南文學邁世而其子昶不能纂其業爲入仗宿衛陸元放戲曰來護兒兒把筆虞世南男帶刀許敬宗曰護兒兒作相世南男作匠文武豈有種耶

泥金報喜

談苑新進士及第以泥金帖子報其家謂之喜信太平清話宋時新及第者有金花榜帖用塗金紙濶三寸長四寸許大書姓名下有兩知貢舉花押又用白紙作封帖貯金花帖於中外亦書姓名謂之泥金報喜又明初在京中式者必於原籍出榜張掛今惟紙條一幅不知此儀廢於何時也

清俸

仁和王丹麓年踰四十益復困頓妻鄒夫人戲語之曰同學少年皆不賤柰何夫子獨長貧丹麓曰吳康齋有言貧者上天所設以待學者之清俸金陵吳介茲晉亦言天以貧德人今處儒類之中天幸德我特須清俸義雖獨享願以共卿鄒夫人哂曰君意良厚但不知何日俸滿耳

饅頭

蠻地以人頭祭神諸葛孔明征孟獲命以麪包肉爲人頭以祭謂之蠻頭今則訛而爲饅頭又淮源舊有祠堂蠻俗恒用人祭之北史韋珍爲東荆州刺史乃曉告曰天地明靈即人之父母豈有父母甘子肉味自今宜悉以酒脯代用羣蠻從約而春秋時至用國君于社如用鄫子于次睢之社

其慘酷更倍于蠻俗矣

酷虐

史稱晉靈公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齊王元吉當衢而射觀人避箭妲己置蠆盆令宮女祼浴觀其楚毒以爲樂齊後主亦置蝎浴斛令人祼浴觀其叫號則大喜漢王龑掩亦聚毒蛇水中以罪人投觀其囓咬謂之水獄又北齊文宣每行載死囚以從

有他怒則取殺之以爲快呼爲供御囚太平廣記張思和斷獄諸囚必被枷鎖人號生羅刹後所生男女皆着肉鎖手足並有肉杻五行記六㝡中有夲暴酷諸囚後生一子肩上有肉枷無項春視人命以供喜怒卒獲條壽之報如此

儉德

史稱晏子一狐裘三十年兩齊書卞彬所

舊帛冠十二年不改易又虞玩之所躡屐二十年不辦易此史魏司空長孫道生一熊皮障泥數十年不易宋寇平仲靑幃二十年不易遼史張儉一敝袍聖宗密令近侍以火夾穿而記之屢見不易問之儉曰臣服此袍已三十年范忠宣之答皆布被諸人儉德足挽靡風而公孫弘獨以布被見譏直識其詐耳

蔣侯茅記從

蔣子文爲鍾山神歷代廟祀不絕謂記苻堅入寇會稽王道子以威儀鼓吹求助於鍾山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之敗見草木皆兵南史魏軍圍鍾離蔣帝許梁扶助曹景宗遂挫敵人宋元凶齊東昏禱之祭莫效於敗亡助順禍淫昭昭不爽又李全乞靈某司徒廟無應全怒斷神左臂或夢神

告曰全傷我全死亦當如我後范葵敗賊新塘收骸骨瘞之得全左臂無一指神言驗矣可謂士木偶無靈哉惜不能爲國殺賊而祇洩斷臂之憤終却蔣侯一籌

血逆流

搜神記于公辯東海孝婦周青冤天乃雨將死車載十丈竹竿以懸五旛誓於衆曰青若有罪血當順下青若枉死血當

逆流行刑已其血著緣幡竿而上極標復懸幡下注又晉書建興中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血着柱遂逆上終極柱末二丈三尺旋復下流其子忠訴詞稱枉辭甚懇顯遊為官軍所敗趙濬注稱落馬斬之雖側血涌流雖又洛陽伽藍記神龜中河間劉宣明以直諫忤旨斬于都市血亦逆流目終不瞑屍行百步諸人並以淋漓殘敗之

血肉能自白其枉刑官能不爲之動念哉

女請代刑

唐咸通六年滄州鹽院吏趙鏻犯罪至死有女請隨父死鹽院官崔據列狀以聞詔宥之兼減父死永樂甲申江浦知縣周益成化丙申蒲州清東驛驛丞馮佇俱有罪當刑益妻楊氏佇妻李氏俱具疏請代夫刑詔特宥之是皆女子中之有至性者

想當然

孔融與曹操書稱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不悟後問出何經典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蘇長公對策有堯曰殺之三臯陶曰宥之三旣登第主司問所出曰想當然耳蓋本孔北海語

古人自守

楊子雲作法言蜀人齎錢十萬願載其名

子雲以爲富無仁義正如劉龐儞半部之張知白守亳亳富人修佛廟成知白召修修爲記富人遺五百金求修附名修投金庭下曰吾不忍以匪人汚吾文古人之自守如此

無對字

孫沙溪先生云古今字俱有對如吉對凶上對下與高卑深淺飢飽寒暑之類皆有

對惟偽字無對又云皆古時人無詐偽故六經中無真字人不知有異端故六經中無仙佛僧等字毛序始云大學無斯字論語無此字尚書無也字未有人拈出

知足

胡文定公語傷訓子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得常有些不足處便好人家若事事足意便有不好事出來亦體消長之理然也

袁中郎語汪進之曰人家一妻數妾和美無間却無好處得他們小小吵鬧我從中解紛乃有些好光景人家做官一中進士徑直做到尚書却無好處得遇遷謫歷些坎坷堅其德性煉其才品乃有些好光景語若不近人情然能覺此中有好光景便有處困而亨之意隨遇而安癡光俱釋非大有學問人不易道此

飲酒賦詩

晏元獻與客宴飲稍闌即罷遣歌樂曰汝曹呈藝已徧吾當呈藝乃具筆札相與賦詩米元章邀蘇子瞻飲列紙三百疊饌其傍每酒一行伸紙作字一二幅小史磨墨幾不能供飲罷紙亦盡乃更相移去先輩風流即一盃酌間不忘以詞翰相課亦異乎以飲食游戲相徵逐者矣

二氏廢興

齊文宣敕道士剃髮爲沙門宋徽宗令沙
門冠簪爲道士此二氏之遞爲興廢也周
武帝廢佛道教而其子天元復之唐高祖
廢浮圖老子法而其子太宗復之此二氏
之並時興廢也昭昭乎揭日月而常行亘
天地而不廢其惟吾夫子之教乎

千佛寺

帝京景物畧萬曆九年孝定皇太后建千佛寺於德勝門外殿供毗盧舍那佛座繞千蓮蓮生千佛時朝鮮國王貢尊天二十四身阿羅漢十八身詔供寺中其像銅而光如漆飾鎏貫貝穆肅慈猛相具神足其天人宗現威儀亦與東土形摹迥別時西蜀徧融和尚以誣受訊師稱華嚴佛號一聲刑具斷裂訊者驚止衆乃延請住寺法

聲大振寺南一里另有小千佛寺

剖心觀胎

俗謂人昏愚曰一竅不通蓋有所本呂覽曰紂殺比干而視其心以驗七竅孔子曰其竅通則比干不死矣高誘註孔子言紂一竅不通若一竅通則比干不見殺又紂剖孕婦以觀男女人所其知世紀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人所未知特拈出之

鬼眼

宋彭祖謂陶穀一雙鬼眼神宗亦謂杜常一雙鬼眼穀傾危士也常折節學問無威風氣河陽久旱下車而甘雨隨夏州河決及坐而橫流止此可與穀同日道哉舜目重瞳項羽亦重瞳皮相何足以盡人

足下黑子

相法足下有龜文黑子並大貴張仁愿示

之先祿山而祿山亦以是仁恩遂納爲義兒西門軍容示之畀行爵而行爵亦以是軍容曰吾爲汝成之郭汾陽以示渾咸寧咸寧亦以是汾陽汾陽西曰不逮吾足相之貴一也汾陽最矣祿山羯漢宦容刑餘何以稱焉

一身是膽

蜀志姜維膽大如斗 山房隨筆張世傑屍

見楚膽亦大如斗不化南史李瞻起兵討
侯景被執遇害膽大如升北史周文時王
雅本山從戰獨拒敵兵周文歎曰王雅舉
身悉是膽人但知趙子龍一身都是膽而
不知有王雅故爲拈出

長頭長脚長舌

後漢書賈逵不通人間事而能折節下問
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南史范

雲指范岫謂人曰諸君進止威儀當問范
長頭以岫多識前代往事也兩長繼美奕
世流芬南渡太學諸生素輕蔡撙目為泰
長腳及為相范同云這長腳漢也會倣兩
府而撙妻王氏時目為長舌婦二長濟惡
函德森會景頓　家錫夢椅目受鐵鞭
則腳雖長乎　跳不出鬼門關而婦雖長
舌恐不能巧飾以騙閻羅也